

随笔 漫谈

咖啡时光

□嘉阳

去年家人生病，我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陪护在医院。在家人完成最后一个疗程出院那天，我走进了路边一家咖啡店，点了一杯咖啡。

我平日并没有喝咖啡的习惯，当时要喝一杯咖啡完全是突发奇想，只是很想做一些和平时已程式化的医院生活不一样的事，让已经僵化的神经能放松一下。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喝杯咖啡，就是这样一件突破了住院日常的新鲜事。

我点了一杯热美式。咖啡端上来时热乎乎的，握在手里感觉全身都暖过来了。抿一口，竟第一次不觉得咖啡苦涩。“咖啡哪有生活苦”这句网络段子在我脑中一闪而过，我不自觉地笑出声来，回想起一年来就诊陪护经历的种种，在那一刻，突然感到精神上的彻底放松，是那种终于离开医院什么都不用想、不必精打细算每一分开支的轻松，是那种回到了日常正轨的秩序感和平静感的轻松。只为

此刻这一份平静，这杯咖啡的价值对我来说已经足够。

就好像是一首旋律会撩拨起人们的回忆、一道菜能勾起思乡人的味蕾一样，自那一次后，我对咖啡似乎也有了情感上的连接。如今每次走进咖啡馆，点一杯咖啡，我就会想起去年出院后那一刻的轻松。坐下来喝一杯，对我来说早已不再是提神的工具，而是拥有一刻短暂平静的心境。

回到桂林后，我发现桂林的街头巷尾似乎每隔一段时间都有新的独立咖啡店开张，每一间都有自己的品位和审美。纵然我不懂品咖啡，就算是去品鉴一下这一个个小而美的空间，我也愿意去店里坐坐、打卡。

不同于有着统一装修风格的连锁咖啡店，这些开在社区里的小咖啡店有着鲜明的店主个人风格，各自气质都与众不同。有的店装修极简，水泥刷的墙面，打上灯光、摆上桌椅，就

能开店迎客；有的店讲究细节，大到家具选择，小到装饰的手办配置、咖啡器皿的选择，都看得出店主的用心。无论是极简风，还是精心打造的家居风，我都很喜欢。就好比交朋友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一样，每走进一家店，你都能感受到不同店主的风格，从而拓宽自己的视野：原来有的是这样生活的，他们是这样通过店的风格传递着自己的审美和生活趣味。

打卡咖啡店是一个很好观察别人多彩生活的窗口。有的店主十分爽朗好客，从进门的热情招呼开始就能让你感觉到宾至如归；有的店主内敛沉静，安安静静等着你点单，默默无声出品咖啡，如果你不主动搭腔，他绝不多说一句。热情好客也好，话少安静也罢，不同店主的风格吸引着与自己磁场相近的客人。有的客人可以带着手提电脑在店里一坐就是大半天，

一言不发；有的客人喜欢和店主聊天，热情地向新来的客人介绍自己喜欢喝的口味，仿佛半个老板。

好友娜娜喜欢拉着我打卡不同咖啡店。我们也因此听到了很多咖啡店主的故事：有全职妈妈在家带娃自学咖啡最终创业的；有几个年轻人因为求职受挫转而合伙开店的；有因为喜欢咖啡而在自己工作室里开咖啡店的，招待客户的同时也实现了咖啡店的梦想……在和他们交流的过程中，我们分享着彼此的故事，谈论着遥远的梦想和逼仄的现实，最后又在相互鼓励中抚平无奈，重新投入生活。

我很喜欢这样的时光，可以和好友约着去喝一杯咖啡，意味着还有朋友在旁相伴，还有闲时闲情，我贪恋着可以和朋友出去喝一杯咖啡的那种闲适和宁静，无比珍惜这一段咖啡时光。

慢时光

在流火光阴里

静待秋来

□杨文力

蝉鸣把七月的时光咬出裂痕，大暑正踩着滚烫的日影而来。这是夏的最后一场盛筵，阳光将天地锻造得金的熔炉，连风都带着熔化玻璃的灼意——古人说“大暑乃炎热之极”，的确是将伏天的性子写到了极致。湿热交加的空气里，连光阴都被拉长如黏稠的丝，在蒲扇起落间悠悠流转。

正午的日头像是淬了火的钢针，扎在青瓦白墙上便溅起细碎的光。巷口老槐树的叶子卷成焦边的宣纸，蝉声却在枝丫间沸反盈天，那是夏的喉舌在声嘶力竭地吟诵。最妙的是看蜻蜓点水，透明的翅膀割开河面时，会漾开一圈圈凉津津的涟漪，像极了“轻绡扇底玉风生”的意境。菜畦里的黄瓜顶着黄花垂在竹架上，西红柿在藤蔓间涨红了脸，这些被暑气催熟的生命，正用饱满的肌理诠释着“暑盛万物秀”的古谚。

乘凉的竹椅在浓荫下排出队列，邻家大婶摇着的蒲扇上还留着去年的茶渍。婴儿车里的孩子抓着半块西瓜，红瓢顺着下巴淌成甜津津的小河，这场景忽然就勾出我记忆深处的纹路——童年的夏天总在老院度过，井水漫过的西瓜剖开时“咔嚓”一声，凉气便裹着甜香漫过竹床，父亲会把我架在肩上看远处的玉米地，玉米在热浪里起伏，像极一轴流动的《丰收图》。

老话说“大暑吃三苦”，菜篮里的苦瓜便成了应景的诗行。切开时那抹青碧里沁着水珠，细密的籽粒像藏在翡翠里的星辰，用盐腌过再滚油一煸，苦意便化作了回甘的韵脚。母亲总说“苦夏不苦，日子才甜”，说话间已将苦菜拌进蒜泥，青白相间的色泽里，藏着农谚里“夏吃苦，秋少补”的智慧。更妙的是傍晚的茶烟。紫砂壶里泡着去年的荷叶茶，茶汤在白瓷杯里晃出浅碧的光影，呷一口便觉喉间漫过荷风。汗珠顺着鬓角滑落时，看茶袅袅升向廊檐，忽然懂得古人“大暑赏荷，以静消躁”的深意——就像玉米在暑热里拔节，人也需要在炽热中寻得一方清凉的心境。

当暮色给热浪裹上蓝纱，城市的霓虹灯与流萤开始了明暗交替的对话。街角的烧烤摊腾起油烟，啤酒瓶碰撞的脆响里，有人摇着蒲扇讲起童年萤火虫的流光。那附乡下的夜晚是墨蓝的绒布，我们举着玻璃罐追着萤火跑，看它们在草叶上栖息明忽灭的星子，罐子里渐渐攒起一小把银河，母亲却总说：“萤火虫是草间的灯，放了才照亮回家的路。”

站在阳台望城市的夜空，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再不见流萤踪迹，唯有远处的车灯汇成流动的光河。忽然想起《诗经》里“町疃鹿场，熠耀宵行”的句子，原来两千年前的暑夜，古人也曾对着流萤感叹时光。那些在草间飞舞的微芒，原是光阴遗落在人间的碎片，闪烁着“夏深忽至秋”的隐喻。

日历撕到七月时，忽然惊觉一年已过半数。就像西瓜在冰水里褪去燥热，人在大暑的炽热里也该学会与光阴和解——看玉米在热浪里拔节灌浆，听蝉鸣将日子酿成蜜，于蒲扇摇碎的光影里懂得：真正的清凉，不在井水浸过的瓜果，而在能于流火中拾得诗意的心境。

此刻有晚风徐徐吹过，带来远处荷塘的香气。想起老家的丝瓜花该开了，那些明黄的小喇叭正朝着夕阳吹奏，而藤蔓深处，已有毛茸茸的丝瓜在暑气里悄悄生长。这大概就是夏日酷暑的深意：在最炽热的时节蓄力，让每一分热切的企望都沉淀为秋日到来的伏笔，在流火的光阴里静待秋来。

美 在民间

海风吹来夏清凉

□李仲

青岛的夏日，独具一番韵味。骄阳似火，炽热而明媚，给这座城市涂抹上活力与热情的色彩。然而，海风宛如一位温婉的使者，不时轻盈拂过，携着缥缈的海雾，悠悠游荡在街巷之中，送来湿润且清凉的气息，让这座城市盈满海的味道、海的色彩，当之无愧地成为避暑胜地。

循着海风的来处，自是向海而行。须臾之间，一片澄澈蔚蓝便映入眼帘。沙滩上早已游人如织，一顶顶颜色斑斓的小帐篷，宛如一朵朵盛开的鲜花，为这片沙滩增添了迷人的色彩。海面上，泛着层层细腻的波纹，那是海风翩翩起舞的节拍。海风总是与浪携手并肩，不断把浪推向岸边。一串串浪花如灵动的精灵，在沙滩上欢腾盛开，又如转瞬即逝的烟火，迅速凋谢，只留下泼墨般的深沉印记。浪涛阵阵，声声入耳，仿若大海深沉而热烈的呼唤。

脚步不由得加快，脚下却忽然变得绵软，原来沙滩已在脚下。此刻，穿鞋反而成了累赘，不如索性做个赤

脚大仙。金色的沙子丝滑温热，仿若一双双温柔的手，熨帖地包裹足底，每一步都像是在享受一场纯天然的足疗，舒缓地疏通着筋络。继续走向飞溅的浪花，开始有海水轻柔地冲刷着双脚，一丝丝凉意自下而上，入骨入心。还会有缕缕紫菜不时缠在脚上，像是大海悄悄递来的名片，让人见证着它的富饶。此时，静静地凭海而立，沐浴在风与浪的洗礼之中，看看自己在湿润沙滩上留下的足迹，所有的烦恼与疲惫都会被这清凉的海水冲刷得一干二净。

紧邻的海水浴场里，许多人早已换上泳装，在大海里尽情畅游、嬉笑打闹，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，让那片海瞬间成为欢乐的海洋。想起儿时的这个季节，游泳也是我和小伙伴们打开“清凉一夏”的最好方式。暑假里，每天都会有小伙伴在院子里扯着嗓子喊：“洗海澡（下海游泳的青岛俚语）了啊！”只消一会儿，一帮人就会迫不及待地结伴奔向海水浴场。换好泳裤，一头扎进大海

的怀抱，勇敢地搏击风浪，像鱼儿一样自由自在地游向远方，那是无比的清凉畅快。游累了，我们就在浅水处戏水，手脚并用，不断挖开泥沙搜寻蛤蜊。也就是在那时，我知道了沙质海底和泥质海底生长的蛤蜊并不相同，沙蛤蜊的壳花纹泛红，肉质更加鲜美。不过，在海水浴场要想挖到许多蛤蜊并非易事，天天来来往往，这里早被翻了个遍。玩够了，伙伴们顺着海风回家，在路口买上一根冰棍，迫不及待地剥开包装纸，舍不得大口咬下，只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吮着吃，那冰凉甜爽的感觉瞬间传遍全身，好像每个毛孔都在欢呼雀跃，蒸腾出舒爽的白气。

当太阳在海风一遍又一遍的催促下，无奈地缓缓落下，街灯渐次亮起，与高楼的灯光相互辉映，

把夜青岛切换成了流光秘境。人们或悠闲地漫步在海边，惬意地享受着海风的吹拂与夜色的斑斓；或坐在热闹的烧烤摊、温馨的啤酒屋

中，一边吃着蛤蜊，喝着啤酒，品尝着青岛的各色美食，一边畅谈着生活的点滴。酒杯中，那金黄色的啤酒漂浮着细腻的白色泡沫，如同涌动的海浪瞬间被定格。豪饮一杯，那白色的泡沫在口中化开，冰爽而略带苦味的酒香，仿佛又把人拉回到海边，真切地感受到浪花抚慰的清凉与惬意。青岛籍影星黄渤曾用家乡方言朗诵了一首《当青岛啤酒又端起来的时候》：“当青岛啤酒又端（端）起来的时候，我的心情是无比的爽，那么大家就哈（喝）起来吧！就是身边的海风觉得有点凉甚……”这就是青岛夏夜的寻常生活，海风吹拂的，是凉爽的市井烟火气，轻抚过微醺的眼睫，将啤酒沫、浪花与笑语酿成记忆的琥珀。

海风吹来夏清凉。身处如此的青岛，周身虽感到凉意，灵魂却被海韵温情捂得滚烫。这清凉，其实就是生命在浪花尖上酣畅淋漓的咏叹！

岁月年华

光影拂心

□韩建英

夏天的午后，阳光被繁茂的枝叶筛成一枚枚晃动的光斑，洒在奶奶的白发和蒲扇上。我们三五个小孩，就在这片流动的光影里追逐嬉闹。每当有调皮的孩子跑到太阳里去，奶奶就会喊：“来，快来画画了！”大家捡起地上的小石子，静静地描摹起树影的轮廓。一旁的奶奶却悄悄地打起盹来，我们偷偷绕到她的身后，在她的背上也轻轻地画起来。奶奶总会被惊醒，笑着扬起蒲扇，佯装要打，我们便嬉笑着散开，把一串串清脆的笑声留在那片清凉的树荫下。现在回想，那时光影斑驳里的岁月静好，正是生命中最质朴、最温柔的

珍藏。

这样被光影定格的瞬间，在艺术作品中，更像一台“时光穿梭机”，将某一页记忆温柔揭开。曾经在摄影展上看到一幅作品，那是清晨的南京老街，阳光被梧桐筛成碎金，落在一面斑驳的墙上，照亮了“金陵小吃”的陈旧牌匾。窗下，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叔左手托着面皮、右手捏着褶子，神情专注地包着小笼包，粗糙的双手显得熟练而又轻盈。袅袅升起的白雾弥漫在大叔身边，飘散在墙面四周，与摇曳的树影构成了一幅流动的、带着烟火气的水墨画，透着难以言喻的

美丽。生活最美丽动人的诗意图，藏在这些被光影温柔抚慰过的寻常瞬间里。

光影不仅是现实生活的注脚，也成了影视作品里最温柔的笔触。

韩剧《请回答1988》里，在那条叫双门洞的胡同，太阳常常照了这头照不到那头，但流动的光影时常伴随着胡同里的人们。豹子姐扯着嗓子在自家门口声嘶力竭地喊：“金正焕，回来吃饭！”“善宇，吃饭啦！”“德善啊，吃饭了！”妈妈们的呼唤声飘荡在胡同里，孩子们一个一个走出阿泽家，走进胡同深

处自己的家里。美兰、一花、善英三姐妹围坐在美兰家门口的矮桌上，手里择着豆芽，嘴里聊着家常，影子随着她们一起手舞足蹈；

孩子们拿着自家的菜在胡同里穿梭着往别家送。这条窄窄的胡同里，斑驳陆离的光影是勾勒岁月、描绘人情温暖的独特画笔。

光影以其温柔的笔触，将这些平凡的瞬间描绘成生命中永恒的底片。

于是在影影绰绰里，在某个不经意的回眸间，我们重温着生命原初的诗意图与美好。